

# 55 經濟文化教育

## 經濟

韓復榘主魯之前，山東戰爭頻仍，民不聊生，農村破產，百業凋敝，經濟瀕於崩潰邊緣。

韓復榘主魯七年有餘，勵精圖治，大力發展經濟，加之時局穩定，人民安居樂業，山東經濟、尤其是工商業很快得到復甦，並取得長足發展。

韓復榘認為，中國之所以「在世界上落伍了」，事事不如人，就是緣於「科學落後」。韓主  
張向美國、德國、義大利、日本、蘇俄等在短時間富強起來的國家學習，他說：「我們如不勇往

直前，為人民去找出路，國家非亡不可……人家進步，你不進步，便會被淘汰的。」（註一）

韓復榘主張發展民族資本，同時也贊同「限制資本」，但不贊成壟斷資本「左右一國的政治」。他說：「資本愈發達，貧富的差別愈大，結果苦樂不均，社會的痛苦就一天比一天加深了。即以美國而論，美國是世界上第一個富國，其實也就是幾個資本家富，如同煤油大王、汽車大王、鋼鐵大王等等，其國內每年仍有幾百萬失業的，幾百萬沒有飯吃的。」（註二）

韓復榘為穩定、發展地方金融，確保對山東農村及民營企業施行貸款，扶助工商業發展，於一九三二年七月在濟南正式設立官辦的「山東民生銀行」，另在濟南、煙臺設立分行，在



山東民生銀行舊址。



山東民生銀行發行之紙幣。

（註一）《山東民國日報》，一九三五年九月十日，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日。

（註二）《山東省政府公報》，第四百二十九期，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一日。

青、平、津、滬、漢設有辦事處。該行對山東民營企業及農村發放各種貸款，在輔助工商業發展上起了很大作用。

韓復榘為與日人爭利，以救濟民生為宗旨，投資三十萬元，於一九三二年在濟南按察司街設立官辦的「裕魯當」，韓任當舖監督，辛鑄九任董事。他說：當店「過去公的私的都沒辦，一任外國人去辦，那就不好了，所以必須自己去做，暫時做不好也要去做。我個人自十九年（一九三〇年）來到這裡，曾竭力與地方實業家協商，許多人覺著危險不肯辦；有人要公家出本他去做，斷無此理，故決定官辦。」<sup>（註三）</sup>韓於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日在濟南成立裕魯分當，同時鼓勵私人開辦民營當店。裕魯當開業後，濟南日商當舖受到很大衝擊。

韓復榘為救濟民生，振興實業，在山東設立了許多官辦或官商合辦的企業、事業，如新城兵工廠、修械所、山東工業試驗所、交通水利機械製造廠、銅元局、汽車修理廠、自來水公司、「致敬」洋灰廠、模範窯業廠等。

（註三）《山東民國日報》，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三日。



韓復榘手書「裕魯當」石扁。

山東礦產豐富，韓復榘為與外資爭利，大力提倡民族礦業，反對那些自身無力開採而將礦權外讓者。他發通告說：「查本省礦產豐富，近年來，以地方秩序良好，呈請領礦者，驟然增多。但各呈請礦商有無經營資力？是否個人自辦？往往無業遊民，一經依法取得礦權，並不自己營辦，隨意居奇轉讓，坐取資財，間或勾串外資，使利權外溢，甚或私售礦地與外人，釀成交涉，偷運禁品出國，貽害國防，若不設法防維，則蔓草難圖，必成巨患。」

(註四)

一九二九年，山東礦業僅有二十六處；一九三四年，全省礦產領照者已達七百六十處。

韓復榘主魯期間，交通運輸業發展尤為突出。山東公路建設發展迅速，截止一九三五年九月，公路里程達六千六百四十公里，其長度居全國第二位（廣東第一），與一九三〇年相比，增加一千四百一十八公里。

(註四) 《山東省政府公報》，第四百二十七期，一九三七年三月七日。



韓復榘主魯時期濟南最大的官辦當舖「裕魯當舖」。

山東省政府實業廳為提倡國貨，建設山東省勸業商場，印發提倡國貨廣告單。



據一位名叫李開五的戰前山東省福特汽車代理商說：「韓主席在職七年多，山東最大的建設就是公路。真的，公路乃是無遠弗屆，無僻鄉不通。長途車採用的是美國『雪弗來』六汽缸車，跑長途省油；福特車V型八汽缸車跑短途和山地最穩。」云云。

韓復榘曾說：「常聽一外國朋友講，可惜我是生在英國，沒有事情做，中國應做的事太多。我們聽了很慚愧。現在世界各國都有交通網，大都有三層交通，中國連一層也不完全。鐵路一項，僅就山東來說，假如濟南到大名、石家莊有鐵路，隴海修到道口，濰縣修到徐州，濟寧修到開封，多便利。」（註五）

韓復榘計畫在山東新修三條鐵路。一是濟（南）聊（城）路，此路計畫伸至彰德（安陽），並由聊城修兩條支線，北至臨清，南抵道口。膠聊段路基已經築成。二是泰（安）石（臼所）路，此路已派員勘探路線。三是滋（陽）連（雲港）



一九三〇年代濟南經二路街景。

（註五）《山東民國日報》，一九三四年九月十日。

路，此路僅批准，尚未動工。以上幾路，由於抗戰爆發，均未修成。（註六）

韓復榘主魯後，加緊架設電話，到一九三二年，全省一百〇八縣已完全通話。

韓復榘重視發展商業。「一九一八」事變後，韓大力提倡國貨，一九三二年十月，在濟南設立山東省勸業商場（一九三四年易名國貨商場），場內一律出售國貨。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，國貨商場、國貨展覽會開幕，韓復榘夫婦到會，韓發表講話，他說：

「如今世界潮流，科學進步，工商業競爭。我國事事落後，因為工商業不如人，每年才有幾萬萬的入超。流出去的錢是哪裡來的？都是中國人的……以後，無論個人、家庭或是所在的機關，凡本國有的東西，不管是好點壞點，錢貴點賤點，還是用本國的好。因為少買一點外貨，錢少流出一點，國家就多一點生機。望大家覺悟，猛省，努力實行。」（註七）

韓復榘提倡民眾購買國貨，對公務員及機關則規定必須使用國貨；通令公務員一律身著國布制服；各機關購買物品，單據上必須有商號加蓋的「國貨」戳記，否則不予報銷。

（註六） 呂偉俊：《韓復榘傳》，四百五十七頁。

（註七） 《山東民國日報》，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日。



山東進德會分會會員證章。

## 文化

韓復榘出身書香門第，父親韓靜源是一位秀才出身的塾師。韓自幼隨父在私塾習讀孔孟經書，長期受儒家思想薰陶，一貫宣導「尊孔讀經」，堅守中國傳統文化與道德。

一九三一年，韓復榘赴曲阜督剿土匪，發現孔廟破廢，首倡修復孔廟，在濟南設立「修復孔廟籌備會」，韓任會長。一九三四年，由南京政府組建「修復孔廟委員會」，以戴季陶為委員長，韓復榘為副委員長，孔廟修復自此正式啟動。

每年曲阜祀孔大典，韓復榘皆偕僚屬赴曲阜祭謁。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七日，孔子誕辰紀念日，韓在濟南出席紀念大典，發表致辭說：「今日恢復祀孔典禮，提倡我們中國固有的舊道德，一新天下人耳目，這是我們中國撥亂反正的一大轉機，因此我們對於國家前途非常的慶幸。但是，我們既崇祀孔子，就要讀孔子的書，信孔子的道，學孔子的為人行事。」（註八）

韓復榘極力提倡中國傳統文化，即他所謂「中國固有的文化精神」。他說：「一個國家獨立在世界上，必須有其獨立精神，不外乎文化是第一層表現，也可以說文化須是立國精神。」（註九）

韓復榘一九三二年去南京，經宋美齡介紹，參觀並加入了由黃仁霖主持的「勵志社」，此

（註八）《山東民國日報》，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八日。

（註九）《山東民國日報》，一九三四年九月二日。

為蔣介石聯絡其部屬感情的一個組織。韓返魯後指定省政府秘書長參照「勵志社」的組織形式，結合「新生活運動」，以提倡中國傳統文化，開展正常、健康的娛樂為主旨，籌建「山東省進德會」。

一九三二年八月十八日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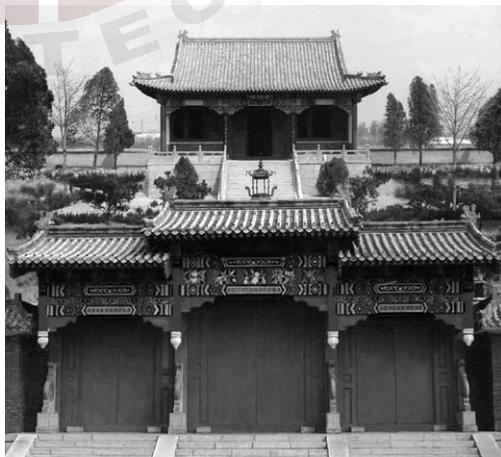
「進德會」正式成立，凡山東省軍政人員、工商業者及學校教職員皆可入會為會員。「進德會」在各縣設有分會。

「進德會」的文化娛樂設施有大會場、宴會廳、圖書博物館、金石書畫玉器展覽室、國劇研究社、各種名目的業餘研究班、魯聲話劇社、《進德月刊》社、雜藝場、進德小學、室內游泳池、滑冰場、籃球場、網球場、臺球場、地球場、袖珍高爾夫球場、兒童遊戲場、中餐館、美江大菜館（西餐館）、花圃、動物園等。

「進德會」大會場除星期一例行「總理紀念周」外，經常延聘國內知名人士舉行各種報告會、



奎虛書藏（山東省圖書館藏書樓）。



韓復榘重修諸城舜廟。

演講會，如儒學家、「鄉建派」領袖梁漱溟講鄉村建設理論；山東省政府參議、國學家沙月波講《左傳》、《書經》、《易經》；前西北軍將領、南京中央國術館館長張之江講《論新舊道德》；前北洋政府總理靳雲鵬講佛學；國民黨CC派頭領陳立夫講《唯生論》；北京師範大學教授、社會黨黨魁江亢虎講中國傳統道德；齊魯大學校長劉書銘講《意亞戰爭》、《法西斯蒂之命運》、《門羅主義》等。

大會場還經常演出京劇，梅蘭芳、金少山、馬連良、譚富英、李萬春、李多奎、馬富祿、尚小雲、程硯秋、荀慧生等名伶也曾在此演出過。

「進德會」的魯聲話劇社編演了話劇《阿Q正傳》、《天晴了》、《放下你的鞭子》、《民族魂》，唱《流亡三部曲》等，進行反封建及抗日宣傳。

「進德會」的雜藝場除放映電影外，經常演出魔術、滑稽劇、曲藝等，如張敬扶的魔術；白雲鵬、張筱宣的京韻大鼓；鹿巧玲的山東大鼓；「山藥蛋」的滑稽大鼓；喬秀清的河南墜子；盲人王殿玉的單弦拉戲；王少堂的評詞；以及中國飛車表演團的演出。

「進德會」的室內游泳池有一長五十米、寬二十米、深五米的游泳池及高、低跳板，四季皆能游泳，在當時華北還是首屈一指。

「進德會」在一九三八年初濟南淪陷前焚毀。

濟南大明湖畔有一座歐美風格的紅磚二層樓房，此即山東省圖書館的藏書主樓「奎虛書藏」。

建於清宣統元年（一九〇九年）的山東省圖書館原有一座仿寧波「天一閣」格局的「海岳樓」，進入民國後，書樓疏於修繕，滲漏剝脫，又經一九二八年「五三」慘案及一九三〇年城北火藥庫爆炸兩次破壞、震動，書樓已成危房，書莫能載。在教育廳長何思源及山東省圖書館館長王獻唐建議下，韓復榘撥款九萬元，一九三五年三月動工，當年十月建成，定名為「奎虛書藏」，取義「奎星主魯，虛星主齊」，即以二星之分野，括齊魯之疆域。新書樓為大書庫，藏書二十六萬冊；樓下有閱書室、閱報室、金石文物展室、齊魯藝文展室、書畫展室、研究室、慎藏室、善本閱覽室、善本書庫等。

韓復榘很注意搶救、收集、保存散落在民間的圖書典籍。

山東聊城楊氏「海源閣」是清代全國四大藏書樓之一，內藏善本書籍至富，其中宋版四經四史最為珍貴，專以錫匣儲藏，不輕示人。一九二九年七月，土匪王金發陷聊城，將指揮部設在楊家，劫掠倒賣宋元秘笈、金石書畫不少，有匪用藏書燒火作飯，令人扼腕；有匪以宋本《袁中郎集》拭抹鴉片菸籤，滿紙污垢，不忍卒睹。戰亂與匪禍之破壞令楊氏族人驚恐萬狀。一九三〇年秋，「海源閣」主人楊敬夫暗將部分珍藏運往天津，抵押於天津鹽業銀行，漢奸潘毓桂及日本浪人皆插手此事，藏書有可能流入日人之手。韓復榘聞訊後，與教育廳長何思源及山東省圖書館館長王獻唐商議，決定從速搶購藏書，以保存古籍。韓派員赴聊城與楊氏族人協商收購辦法，經多次洽談，楊氏族人最終同意半捐半賣。一九三一年九月，經韓批准，山東省政府出半價三十萬元

收購全部藏書，存入山東省圖書館「奎虛書藏」中。

山東掖縣福慶禪院藏全部明版《大藏經》，彌足珍貴，但該院一度被劉珍年部占據，任意損毀藏書，後果不堪設想。一九三一年四月，山東省教育廳派省圖書館館長王獻唐赴掖，將該書運至濟南，交省圖書館保存。（註一〇）

韓復榘及教育廳注意保護文物古蹟。韓在其訓令中說：「古物金石，關係歷史文化，亟為重要，……嗣後各處，關於古碑金石及各項經典，應設法搜集，交各處進德會妥為保存，以免散佚。」（註一一）

對山東的名勝古蹟、歷史文物，韓復榘多次通令保護。

韓復榘曾下令維修岱廟、靈岩寺、少昊氏曲阜瑩廟等名勝古蹟，對縣屬名勝，也通令各縣妥善保護。

一九三一年六月，韓復榘下令全面整修泰山，預算為九點九萬餘元，分別由省財政撥款，省賑委會及地方自籌，是為晚清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全面整修。

前任省政府駐泰安時，將岱廟前半改稱中山市場，後半改為中山公園。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四日，韓復榘就泰安發出七四四八號訓令，批准將岱廟內的中山市場及旅館、澡堂、商業鋪

（註一〇）呂偉俊：《韓復榘傳》，二百五十一頁。

（註一一）《山東省政府公報》，第四百四十一期，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三日。

面等遷出，「遵照原案，恢復原狀，以資保存。任何機關不得占用及處分。」

一九三一年十月，韓復榘還批准保護天貺殿壁畫。據趙新儒〈岱廟天貺殿啟事〉稱：「『起壁回鑾圖』為宋代遺物，後人有添補處，其偉大精彩，為古代壁畫絕無僅有者……今同縣長周百鏗請准省政府韓向方主席，修理保存，護以鐵欄，中將古代銅鐵造像，及其他古物陳列其中，以備好古者遊覽焉。」與此同時，還修繕了岱廟的城牆、四門和角樓。

韓復榘主魯前，多有達官貴人在泰山亂刻亂畫亂建者，以附庸風雅，而對泰山的汗損，從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可謂登峰造極。是時，孫良誠的山東省政府駐泰山，山東省國民黨部把泰山上下從岱廟、岱宗坊、中天門、南天門一直到極頂，塗滿了「革命口號」（三民主義及總理遺囑之類）。山頂的無字碑「今正面有尺餘長『黨權高於一切』六字，為（民國）十七年省府在泰時，山東省黨部所制。無字碑已變為有字碑矣。殆非黨權高於一切，無此威力歟。」（趙新儒語。）

韓復榘上任不久，即以省府主席的名義，電令泰安縣縣長周百鏗，對此斷然制止。電稱：「覽查泰山各處，均為古蹟，自應格外尊重。嗣後除奉令准刊外，無論何人不准題字、題詩，以免汗損。」韓本人出身書香門第，可自撰文稿，尤以書法見長，但未見他在泰山留下刻石。

現代作家汪曾祺一九九二年在他遊覽泰山後撰寫的一篇散文〈泰山片石〉中，就泰山刻石發表了一番感慨：「各山之中，石刻最多，也最好的，似為泰山。……看大字碑刻題名很多都是山

東巡撫。大概到山東來當巡撫，先得練好大字。有些摩崖石刻是當代人手筆，較之前人，不逮也。有的字甚至明顯看得出是用鉛筆、圓珠筆寫在紙上放大的，是烏可哉。很奇怪，泰山上竟沒有一塊韓復榘寫的碑，這位老兄在山東待了那麼久，為什麼不想到泰山來留下一點字跡？看來他有點自知之明。韓復榘在他任內大修過泰山一次，竣工後，電令泰山各處。無論任何人不准題字、題詩。我準備投他一票。隨便刻字，實在是糟蹋了泰山。」

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講，保護泰山，總是一件功在當代、利在千秋的善舉。

一九三〇年十月，韓復榘與南京中央研究院聯合組建「山東古蹟研究會」。一九三〇年及一九三六年，該會兩次對山東龍山城子崖古譚國遺址進行考古發掘，獲陶片、獸骨一部，送南京中央研究院保存。

韓復榘對散落在民間的文物也下令收集、收買，妥善保護。一九三一年八月，在曆誠窯頭村發現北齊造象兩尊，一作房屋基石，一置牆角下，韓令運至省圖書館保存。（註一二）一九三一年五月，濰縣高氏將所藏秦磚漢瓦之精品運至青島，

民國三十三年七月  
山東省主席韓復榘  
題詩

泰安縣長周百鏗覽查泰山  
各處均為古蹟自應格外尊  
重嗣後除奉令准刊外無論  
何人不准題字題詩以免污  
損省政府主席韓復榘巧

（註一二）呂偉俊：《韓復榘傳》，第二百五十二頁。

一九三二年七月。韓復榘禁止在泰山刻石題字、題詩。

擬裝箱外運，私售日本。韓復榘得報後，一面致電青島當局扣禁，一面飭教育廳派員赴青島，將文物沒收，運回濟南，交省圖書館保存。

韓復榘是位「體育迷」，尤其喜愛各種球類運動。他不僅在政府機關及軍隊中廣泛開展體育活動，也大力提倡民眾參加體育鍛鍊。

濟南原有一個體育場，名為「山東省立第一公共體育場」，後因中原大戰而停頓。一九三一年一月，韓復榘命令重新恢復體育場，並添置設備，擴充場地，占地達一百多畝，每天入場活動者在六百人左右。體育場每年春秋兩季舉辦兩次全省運動會，開始時有五、六百運動員，後來漸增至一千人。每次運動會，韓必親臨現場觀看並講話，語多鼓勵。（註一三）

韓復榘十分推崇國術（武術）。「山東省國術館」於一九二九年四月建立，李景林代理館長，館址在濟南市商埠四大馬路緯五路，經費由省政府撥付。中原大戰時期一度停頓，一九三〇年秋復館，李任館長，李舊部趙寶箴任副館長，李書泰任教務長，于化行等任教員。一九三一年十二月，李景林去世，館務由副館長趙寶箴與教務長李書泰共同負責。一九三二年，趙、李相繼離去，八月，韓自兼山東省國術館館長，竇來庚（一九〇〇—一九四二，字多峰，山東沂州人，太乙門拳師）任副館長，田鎮峰任教務長，潘鴻祥、李培義任二等教授，王玉章、馬鴻志為三等教授，王振鐸、馬鴻功、趙魯卿、白榮忠為助教，于化行、林秉禮為等教務員，張恩泉為編審員。韓還

（註一三）呂偉俊：《韓復榘傳》，第二百五十二頁。

通令有武術基礎的各縣成立分館，經費由省府補貼。到一九三四年，全省國術機構（私立者不計）在濟南有分館二十三處，縣立分館有三十六處。<sup>（註一四）</sup>據一九三五年官方不完全統計，全省國術館、社，所共有二百三十六處，實際上數位還要多。國術館曾於一九三二年辦過三期專業訓練班，也稱武術師範班，並利用早晨在中山公園裡辦民眾班，每天早晨由國術館派人授課。

為增進武術發展與提高，從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六年，每年春季四月十五日前後，都舉行全省武術比賽（省考）一次。每次比賽，韓必撥款資助，到場參觀，親自對優勝者發獎並訓話，以資鼓勵，選拔人才。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五日，韓在第四次國術省考開幕式上說：「幾十年前新式的槍炮初到中國，一般人認為武術一定要被淘汰，因你的刀棒拳腳使得再好，也抵不住槍炮子彈，這樣一來，許多人都肯去練習武術了。其實這種見解完全是錯誤的。因為練武術的目的不是專在博擊，它最大的好處是鍛鍊身體，增加健康。試問一個人在社會上服務，如果身體不健壯，恐怕什麼事他也做不來，若叫他持槍禦侮，那更是做不到的了，所以說這種觀念是錯誤的。希望現在有這種觀念的人，迅速改正過來，提倡武術，以洗去『東亞病夫』的恥辱。」<sup>（註一五）</sup>

一九三七年十一月，日寇占領魯北，韓復榘將國術館人員編成「武士隊」，旋改編為「國民軍義勇隊」，竇任隊長，開赴前線，參加抗日。濟南陷落後，竇率領一個連護送韓復榘家眷到後

（註一四）《山東民國日報》，一九三四年八月六日。

（註一五）《山東民國日報》，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六日。

方，途經河南舞陽時，韓在開封被扣，韓家眷在舞陽縣被鄭洞國部「保護」起來，準備將竇連繳械。高夫人出面說明竇連是第三路軍正規部隊，請鄭師長批准該連攜帶武器返回建制，赴前線殺敵。鄭經請示後，准高夫人之所請，為竇連放行。一九三八年，國民軍義勇隊改編為山東省保安第十七旅，竇任少將旅長。一九四二年，竇在對日作戰中英勇犧牲。

韓復榘對京劇情有獨衷。一九三四年十一月，韓復榘恢復並擴建了「山東省立劇院」，委王泊生為院長，以趙太侔、陳田鶴（鋼琴家）為教師。韓在開學典禮上發表致詞，說：「設此院的意義，絕不是供少數人的娛樂，重要的意義是改變現在的不良社會。……我國現在及以往的戲劇，大都偏於娛樂，錯誤的地方也不少。……花很多的錢，如果只供一般人娛樂，政府絕不花很多錢來辦。政府既辦，就是有重大的意義，是幫助教育、指導社會人民趨向。我國有幾千年的文明歷史，舉凡一切英雄豪傑，奸佞淫惡所做的事及歷代國家的興亡，都是以增長後人經驗。但是惟受教育有知識的人才能看到。……個人數年前即想到此，聞本省以前曾有實驗劇院之設立，適逢王先生來，熱心辦理，遂決意恢復。」（註一六）

山東省立劇院是一所高水準的藝術學校，設表演系、音樂系等專業，師資力量雄厚，梅蘭芳、馬連良、齊如山、葉淺予都曾應邀到校講課或演講。該校培養出一大批優秀的表演及音樂藝術家，如趙榮琛、高玉倩、崔巍、梁斌、魏鶴齡、趙華岩（音樂系）、任桂林、李元清（音樂系）

（註一六）《山東民國日報》，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九日。

等。該院一切經費由省政府提供，師生衣食無憂。

山東省立劇院的前身是山東實驗劇院。一九二九年，山東省府教育廳長何思源主持建立山東實驗劇院，聘請北京大學同學、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戲劇專業的趙太侔（一八八九—一九六八）任院長；趙的學生、畢業於北平藝專戲劇系的王泊生任教導主任。當年李雲鶴（江青）即為該院學員。一九三一年一月，山東實驗劇院因經費短缺而停辦，王與部分學員返回北平、組織劇團。時值「九一八」事變，趙為該劇團取名「晦鳴社」，取《詩經》之「風雨如晦、雞鳴不已」之意，勉勵劇團在國難當頭之際，喚起民眾抗敵救國。王以愛國歷史人物為主角、改編京劇新本，到全國各地巡迴演出。一九三四年，韓復榘出於民族大義，邀請「晦鳴社」回濟南演出宣揚愛國主義的新編歷史劇《文天祥》。韓看戲後深受感動，上臺發表即興演講。他說：「王先生編的戲很一般，兄弟認為大有深意，列位要好生想想，這才叫移風移俗哩！」（註一七）「晦鳴社」由此而聲名大噪。何思源與趙太侔是北大同學，受趙之託，乘機向韓建言成立山東省立劇院，宣傳抗日。韓慨然允之。

時值日本侵略華北之行動正在緊鑼密鼓中，山東省立劇院上演的都是宏揚民族主義、愛國主義的劇碼。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日，該院在進德會公演了由王泊生編導的歷史劇《鴉片戰爭》。一九三五年六月，又公演了由王泊生編劇的《岳飛》、洪深編的《趙閻王》。一九三七年，由王

（註一七）徐北文：〈『韓青天』與山東文教界〉，《山左鴻爪》，第八十一頁。

泊生編導、陳田鶴作曲的新歌劇《荊柯》在濟南進德會上演。「七七」事變後，濟南淪陷，王帶領部分師生南下，輾轉千里，邊流亡，邊演出，一年多到達重慶。

畢業於山東省立劇院的當代京劇「程派」表演藝術家趙榮琛，曾在香港《大成》雜誌上發表長篇回憶文章〈我見過韓復榘〉。他說：「韓復榘是山東省立劇院的支持者。」「我倒是見過韓復榘。他很喜歡京劇，常來省立劇院視察。他中等身材，很魁梧，總是由王泊生陪著到處看，也到我們的小劇場看戲，主要是看京劇，也看劇院的話劇，而他是不大喜歡看話劇的。」（註一八）

提起京劇，還有個人也值得一說，那就是著名的戲曲理論家齊如山。齊是河北省高陽縣人，出身書香世家，自幼熟讀經書，十九歲就讀於「北京同文館」，學習德文和法文，畢業後遊學西歐各國，考察戲劇、學貫中西。齊畢生致力於戲劇改革和京劇創作，曾為梅蘭芳編劇，幫助他創立「梅派」，並把中國的京劇藝術推介到歐美各國。

一九三一年，齊如山與梅蘭芳、余叔岩、張伯駒、陳半丁等在北平創立「北平國劇學會」，後因經費問題而一度停辦。韓復榘在濟南聞訊後，鼓勵齊「務必把『國劇學會』再恢復起來」，並贊助他四千元的開辦費及每月四百元的經常費。「北平國劇院」很快又重新開展工作，直到抗戰爆發。

不久，齊又擬籌辦「國劇陳列館」，但苦於沒有合適的館址，韓復榘又將他在北京東絨線胡

（註一八）趙榮琛：〈粉墨生涯六十年·我見過韓復榘〉，《大成》，一九九四年，第二百四十三期。

同的一座三進深的大宅院（張學良贈送給韓的）無償提供給他使用。齊非常興奮，立即帶領家人與朋友將宅院打掃洗刷一新，把多年搜集的三百多件京劇樂器、各種年代的戲箱、名伶照片及抄錄的許多梨園名人之碑文墓誌一併展覽出來。直到「七七」事變爆發，北平淪陷，日寇以「敵產」名義將韓宅「沒收」，「國劇陳列館」才告關閉。（註一九）

當年，但凡西北軍所到之處，無一例外都要大搞「移風易俗」，這一傳統不但被韓復榘繼承下來，而且還發揚光大。

禁菸、禁毒、禁賭、禁娼是韓復榘移風易俗的主要內容，而禁毒又是重中之重。

韓復榘最痛恨菸毒，因此山東的禁菸菸毒搞得大張旗鼓，雷厲風行，在全國也是首屈一指。

韓復榘主魯之初，山東吸食鴉片及吸毒現象十分普遍。山東全省四千萬人，即有八十萬人吸毒。販毒以膠東最為嚴重，青島則是最大的毒品集散地，日、韓浪人在青售毒處所就有二百多家。

韓復榘上任伊始，即頒布了嚴厲的禁菸禁毒法令，規定：凡販賣、私帶、藏匿鴉片菸的，輕者罰款，重者槍決；凡吸食鴉片的，首次被抓獲，在左臂上刺字，令其戒斷，倘若再犯，即行槍決；凡販賣毒品的，無論初犯、再犯，一律槍決。有人說，韓在山東殺人過多，其實殺的多是土匪及毒犯。

韓復榘在山東成立了很多「戒菸所」，收容吸食菸毒者，強迫其戒斷，並延醫調治。僅「山

（註一九）齊如山：《齊如山回憶錄》，第二百一十七頁，一九八九年八月，寶文堂書店出版。

東省戒菸所」一處，從一九三〇年十月至一九三六年四月，計收五千五百六十人。

韓復榘仿效林則徐虎門銷菸，也於一九三一年元旦在濟南政府門前坪場上，將收繳的毒品付之一炬，不料毒品中混有一桶炸藥，引起意外爆炸，死一人，傷十餘人，成為禁毒風暴中的一件憾事。

韓復榘嚴禁軍人及公務員賭博，因聚賭而被申斥、處罰、撤職的公務員不知凡幾。

一日深夜，韓復榘親自查賭。他悄悄走進濟南市政府財政局長家，主人正與公安局長及另外兩名公務玩牌聚賭。韓突然闖進屋，笑道：「玩兒哪？」四人大驚，方欲起身行禮，韓按住財政局長肩膀，只淡淡說了句：「你們繼續玩兒。」就走了。幾位還玩兒什麼？趕緊收拾攤子。第二天一早，局長等四人誠惶誠恐來到省府向韓請罪。韓沉下臉，問：「你們是認打，還是認罰？」局長等認罰。韓說：「你們四個拿錢，把正覺寺街修成石板路，省得淨摔人。」正覺寺街是濟南濼源大街的前身，是一條著名的老街，上世紀二、三〇年代原為碎石土路，「晴天一地土，下雨滿街泥」，很是難走，從此變成石板路。

韓復榘嚴禁軍人及公務員嫖娼；對妓女自願改業者，政府予以保護和救濟；設立「女子習藝廠」，令妓女先學習一技之長，再自由擇配，且不准為人妾或義女。

韓復榘三令五申禁止女子纏足，規定：二十歲以下女子不准纏足，已纏者，應即放足，違者家長處兩月拘役或二百元罰款。

一九三五年八月九日，韓復榘給濟南收容所的災民訓話，他說：「女人纏足是中國社會最不良好的社會風俗，它妨害婦女的衛生，使我們的種族積弱不振，更使外國人加以嘲笑。……這次大水發生的時候，大家都親眼看見，大腳的女人，搬東西，爬高地，走道路，和男子一樣，可是小腳的女人呢？跑路都跑不動，大水一來，只好讓水淹死，至於運東西更談不上了，於是東西丟了，人也死了，大家想一想，可憐不可憐？這要命的小腳，該不該放？」（註二〇）

韓復榘為屏除社會陋俗，提倡文明時尚，還有不少其他的規定，如取締奇裝異服；行人上街要衣冠整齊，禁止穿睡衣拖鞋上街，禁止赤膊上街；禁止在大街邊走路，邊吸菸；不准隨地吐痰；茶園飯館雇傭女招待必須經市政府批准，不得雇傭十八歲以下女子為女招待，顧客不得對女招待有不正當行為，女招待須於晚十時前回家等等。

由於韓復榘規定要取締奇裝異服，禁止赤膊（指禁止「光上身」，並非「露胳膊」）上街，於是後來就有人說風涼話：「韓復榘還不許男人熱天穿褲頭，不許女的穿短袖褂子，說赤膊露腿有傷風化。如果有人犯了，要抓去坐禁閉，甚至看到女的穿短袖褂子，他能在大街上把人家的衣服撕破。」（註二一）

一九三〇年代在濟南生活過的人，目前仍健在者大有人在。有位名叫徐北文的讀書人，於

（註二〇）《山東省政府公報》，第三五二期，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五日。

（註二一）張希由：《治魯政聞》，《一代梟雄韓復榘》，第九十頁。

一九九〇年代著文，記述他當年在濟南親眼目睹的人與事：「傳說韓主魯時，曾下令女子不得穿短袖、短裙，並在濟南西門設崗，見有短袖女子，即以油漆塗抹所露之臂。此是貶韓『逸話』之一，當是謠傳。抗戰前我住在濟南，目睹親友中年輕婦女夏日短裝高跟，出入無礙，並未見有過此事。但韓復榘下令行人在街道及公共場所不得赤膊，則是真的。」「五十年代後期，我到濟南郊區勞動，遇上北園的隗君，他原是舊日大明湖的撐船工人。他說當年某日在大明湖碼頭，船工們赤膊乘涼，遠遠看到一穿紗褂，戴巴拿馬草帽及墨鏡之人。有人說：『老韓來了！』大家慌忙躲避，惟恐按章課以罰款。只聽韓大聲喊：『老鄉們住下！』眾人誠惶誠恐，有的趕快取褂欲穿。韓笑道：『你們不要怕，幹活的人脫了褂子乘涼，是應該的。我罰的是那些經商、辦公的，你們放心赤膊。』然後韓登上隗君父子的船，欣然遊湖，酬以大頭十元。」（註二）

## 教育

韓復榘主魯時期，在教育廳長何思源的襄助下，山東省的教育事業有了很大發展。韓蒞任之日，就將「普及教育」列為其四項「行政計畫」之一。

韓復榘說：「近來我國社會愈趨愈下，最大原因為教育落後而不普及，凡事皆不知所以然。」

（註二二）徐北文：〈「韓青天」與山東文教界〉，《山左鴻爪》，第八十二頁。

韓復榘主魯之初，在省府內部要求減少教育經費的呼聲甚囂塵上之際，韓不為所動，向教育廳長何思源明確表示，在其主魯期間，絕不減少教育經費，而且以後每年還要增加。事實證明，韓是說到做到了。據教育廳報告，一九三二年之前，省教育經費每年二百多萬元，一九三三年後每年增至三百多萬元；縣教育經費一九三〇年是三百多萬元，一九三一年後每年增至四百多萬元，一九三五年後更增至五百多萬元。<sup>(註二三)</sup>同時，山東省教師的薪水也比較高。韓主魯前，教師薪水一般每月十五元左右。韓主魯後，公立小學教員每月十八至二十五元，高小教員每月三十至四十元，中學教員薪水更高，並且沒有拖欠現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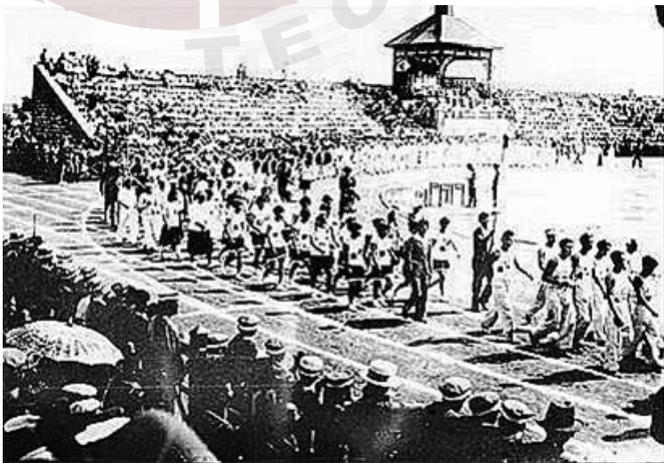
韓復榘、何思源為國立山東大學的創建和發展作出很大貢獻。山東大學始建於一九〇一年（清光緒二十七年）九月，原名「官立山東大學堂」，第一任校長為唐紹儀。一九一四年停辦，分立為工業、農業、礦業、商業、政法、醫學六個專門學校。一九二六年張宗昌督魯期間，又恢復該校，易名「省立山東大學」，前清狀元王壽彭出任校長。王思想迂腐，提倡讀經，眾教授不買他的帳，王在一片責難聲中拂袖而去。張原擬請馳名中外的「怪傑」辜鴻銘接任校長，遭婉拒，於是便自任校長。張主持下的「山大」不聽中央政府的領導，自行其是，北京教育界戲稱「山大」為「亞歷山大」，即「亞洲曆城（濟南府舊治曆城縣）之山東大學」也，揶揄其不屬中華民國管轄之意。

<sup>(註二三)</sup>《山東民國日報》，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三日

一九二八年北伐完成後，教育部指定何思源、楊振聲、趙太侔等籌建「國立山東大學」。因「五三」慘案，日軍占領濟南不撤，一九三〇年遷往青島，易名「國立青島大學」，以楊振聲為校長，聞一多任文學院院長兼中文系主任，黃際遇任理學院院長兼數學系主任，梁實秋任外文系主任兼圖書館館長，洪深、舒同是首屆畢業生。山東大學遷往青島期間，韓復榘、何思源在濟南開辦山大工學院和山大農學院。一九三二年九月又恢復原校名「國立山東大學」，遷回濟南，以趙太侔為校長。一九三六年三月，趙因未能禁止學生運動而辭職。林濟青接任「山大」校長，創立「國學研究所」，聘請剛從英倫回國的老舍執教。

「國立青島大學」初建時，預算經費是每年六十萬，由中央和山東省各出二十四萬，青島市和膠濟路各出六萬。一九三〇年九月，韓復榘就任山東省政府主席，不願撥款給「青大」，理由是山東因此必須停辦幾所專科學校，省出錢來去協辦「青大」，與其如此，不如山東自己辦大學。時任「青大」校長的楊振聲為二十四萬元的山東協款不能到位很著急，遂敦請時任「青大」教務長的張道藩

第三次山東省運動會（一九三一年濟南）。



（文化活動家、美術家、戲劇家、曾任南京政府高官、國民黨中央候補委員）去濟南，晤韓說項。

這是張道藩第一次與韓復榘打交道，他後來回憶說：「我與韓復榘見面之後，好在他不是說山東省政府沒錢，而是標榜要以山東的錢在山東辦教育，造就山東的青年。因此，我就從這方面找話說……」聽說韓主席非常重視教育，替山東培養人才，這是一個政治家應該做的事情。不過培植人才有種種辦法，中央和地方是不分家的。」我順著他的話加以引導，「比方中央辦的學校，各省市的青年考取了，受過良好的教育後，回到地方辦事業，這是中央為地方造就人才；但是地方也在那裡替中央造就人才。」

『我們辦教育的，也無法講地方主義，不能關起門來辦，其中的道理，我相信韓主席一定很清楚。』他凝神靜聽，連連點頭。我又分析給他聽：『青島大學錄取了一百幾十名新生，統計結果，山東省籍的占百分之八十，青島市只占百分之五，其他各省市的占百分之十五。現在青島大學



山東省立劇院首任院長王泊生。

韓復榘為《太極拳》寫序。



窮，不能開學，如果得不到山東省政府的補助，受到影響最大的是山東青年，所以我就請求韓主席能夠很快撥出這筆款子來。」韓復榘說：「有人報告我，辦一個青島大學，要撤銷山東的幾個專科學校，白白地把錢送給青島大學，為什麼不辦國立山東大學？我想這話也有道理，拿山東的錢辦教育，為什麼不辦國立山東大學呢？」他的話證實了事先的傳聞，於是我再和他說：「無論學校辦在哪裡，只要對山東青年實際上有好處，那是一樣的。我可以告訴你，當時取名國立青島大學，除了地點關係以外，沒有考慮到旁的事情。」『今天要請韓主席特別關注的是，青島大學錄取的新生百分之八十都是山東籍的，可見山東青年是歡迎青島大學。青島大學十成有八是對山東青年有好處的。青島的交通方便，有膠濟鐵路可通，又是世界聞名的都市，容易請到好教授，山東青年都願意進這個學校，為什麼不可以讓青島大學為山東造就人才？』韓復榘說：「張委員，你的話很對，我們應該撥款。」他表示同意了。我說：「韓主席，我未來之前就想到你是痛痛快的好漢，只要我把話說清楚之後，主席定會撥款，今天果然如此。」韓復榘說：「都是那些人不好，亂提意見，太小家子氣！」他立刻叫副官去找秘書長來，當著我的面關照：「無論山東省政府怎樣窮，也要馬上撥款給國立青島大學，不能讓它開不了學。學校開不了學，人家要罵我的！」在秘書長走了之後，他和我說：「張委員，這樣辦行了吧？」我向他抱拳道謝。」（註二四）

「山大」名為「國立」，其實經費大半由山東省支付。一九三二年「山大」改為「國立」

（註二四）《蔣介石深信的風流文人——張道藩的文宦生涯》。

時，每年經費為六十萬元，其中南京撥款僅二十四萬元，山東撥款達三十六萬元，以後每年如此。（註二五）

一日，韓復榘視察青島大學，由青島市長沈鴻烈陪同。沈介紹說：「主席，這是我們自己的學校，你不必客氣，有什麼指示，儘管吩咐。」出乎意料的是，韓沒有什麼指示，只是「嘿嘿」笑了兩聲，才慢條斯理地說：「我沒有什麼說的，各位老師教得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」（註二六）那天，在青島大學任教的梁實秋也在場，他日後寫了一篇散文：〈記黃際遇先生〉。他說，韓看上去「很謙和」，完全不是傳說中的那樣跋扈。

山東省立中小學原來很少，只有初級中學十三所（沒有高中）及後期師範六所。韓復榘主魯後，增設一所高級中學、七個高中班、一個省立實驗劇院（相當於兩所後期師範）、八所鄉村師範學校、一所女子中學、四所職業學校、一所民眾職業學校、一所醫學專科學校、一所省立鄉村建設專科學校、二所小學。除增設學校外，每年還增加班數，僅一九三一年就增加二十個班。此外，韓還鼓勵各縣、區辦縣立、區立學校；鼓勵私人興學、辦學。（呂偉俊：《韓復榘傳》，二百六十五頁。）

（註二五）呂偉俊：《韓復榘傳》，第二百六十三頁。

（註二六）魚遇玉：《中華民國時期各色人物臉譜》。

初小學生由一九二九年的五十五萬人，增加到一九三三年的一百一十四點九萬人。（註二七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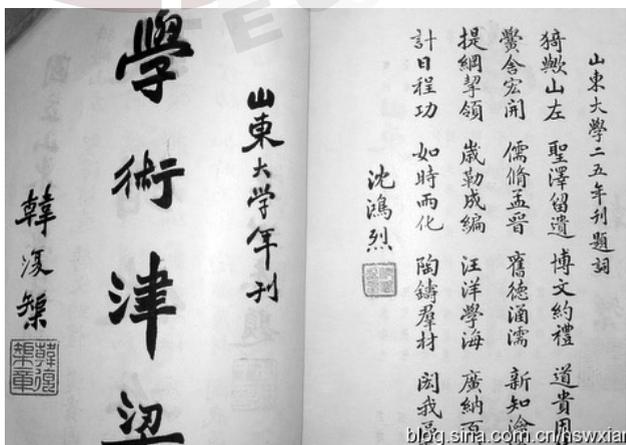
韓復榘、何思源積極推行義務教育，在全省一百〇八縣開辦二千多所短期小學，每年為此撥教育經費二、三百萬元。韓、何還制定《山東省各縣強迫學齡兒童入學辦法》，勒令學齡兒童一律入學，經勸告不聽，家長將受處罰。

韓復榘、何思源還推行「社會教育」及「鄉村教育」。

「社會教育」即「民眾教育」，主要通過「民眾教育館」實行。民眾教育館一般由動植物標本陳列室、閱覽室、民眾影劇院、演講廳、體育場、實驗場等部門組成。「鄉村教育」除開辦八所鄉村師範學校外，還成立「山東省鄉村教育輔導委員會」，建立鄉教實驗區。

何思源在山東大力提倡「求生教育」。所謂「求生教育」，就是「生活即教育，教育即生活」。「真正教育之作用有二：一曰發展生活能力，二曰擴大生活範圍。」「求生教育」要從下層做起，從農民子弟之初級教育和農民的民眾教育做起，使兒童及一般成人對於教育另具一種「求生」的

（註二七）《山東民國日報》，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四日。



韓復榘為《山東大學年刊》題字。

觀念，打破「讀書人不識生產，生產的人不必讀書」的「學而優則仕」和「勞力者」與「勞心者」截然分開的舊的教育觀念。中國近代教育家陶行知來到山東考察教育後認為，他宣導的「平民教育」及其創立的「生活教育」（用小學生做小先生的教育方法）與何思源的「求生教育」「異途同歸」。陶在濟期間，曾與韓復榘討論教育問題。韓對陶的「生活教育」深表讚許，並飭教育廳在山東先從鄉師試辦，以後逐步推廣。（註二八）

韓復榘對清末武訓行乞辦義學之舉推崇備至。他對公務員講：「人做事，要有硬骨。」「威武不能屈，富貴不能淫。山東臨清的武訓，忍飢要飯也在興學，就是有硬骨者。」（註二九）「聖丐」武訓在山東享有崇高的威望和地位。

韓復榘認為學生的天職就是讀書，不贊成學生鬧學潮，但一般不使用暴力，而是採取化解或安撫的手段。

有人撰寫一篇文章，回憶當年在濟南上高中時，聽韓復榘講話的事，很有意思：「我在濟南求學時，適值韓復榘主魯。一九三六年四月至六月，我參加在濟南西郊辛莊兵營舉行的全省高中一年級學生集中軍訓。韓任總隊長，曾去兵營為我們講話。他穿著一身普通的布料舊軍裝，武裝帶也很舊，打著綁腿，布履。他講的原話我記不十分準確，大體是：近來我因身體不太好，已報

（註二八）呂偉俊：《韓復榘傳》，二百六十八—二百六十九頁。

（註二九）《山東國民日報》，一九三四年九月二日。

告南京軍事委員會請假休息，藉此機會來看看你們，檢閱一下你們的受訓成績。宋副總隊長（宋邦榮）非要我和大家講講話，我是當兵的出身，大老粗，不會講話，即要我講，我就簡單講講我當兵前後的事吧。我是河北霸縣人，幼年時讀過幾年私塾，那時村裡能讀書的人很少。後來我曾在一個村子裡教過書。……正逢有招兵的，便去當了兵。那時當兵的能識字的很少，即便是有讀過書的，識字也不多。當官的有時要考試，士兵多識一個字賞銀子×兩。我得的賞銀比較多。由於我識字多，寫得也不錯，不久就當了司書生，以後升得也快。……我就是沾了讀書的光，才有今天。希望你們大家好好念書，不要鬧事，念好了書，就有前途。我就講這些。現在我要檢閱你們的刺槍和打拳，成績好的隊犒賞二頭豬。在檢閱你們之前，我自己先打一趟『小洪拳』給你們看看。說罷便脫了軍裝上衣，摘下軍帽，在臺上做了示範表演，當時我們感覺好像不是一位省主席和第三路軍總指揮。」（註三〇）

一九三五年冬，濟南省立高中學生響應北京學生「一二九」運動，首先發起罷課，全市其他學校聞風而動。韓為避免重蹈北平當局暴力鎮壓學潮的覆轍，乃飭教育廳令各校提前放寒假，以制止學運進一步蔓延。韓派手槍隊士兵到省立高中，將住在宿舍裡的外地學生全部送上火車或汽車，拉回原籍。

一九三六年六月，濟南省立高中應屆畢業生經過全省會考後，有幾名學生因考試不及格而沒

（註三〇）王雨林：〈憶韓復榘二三事〉，《青島市文史資料》，第二輯，第六十九頁。

領到畢業證書。全體畢業生要求校方給那幾位同學發畢業證書，校方不同意，學生組織「跪哭團」，包圍校長室，跪在外面，於是引發一場學潮。雙方相持一天後，最終由王祝晨老師代表校方出面調停，答應給那幾名學生補考的機會，學生方才散去。學潮過後，為首起事的幾名學生被拘，韓復榘親自審訊，告誡他們今後要「好好求學，勿再鬧事」，並將他們剃成光頭，旋即釋放。(註三一)



(註三一) 王雨林：〈憶韓復榘二三事〉，《青島市文史資料》，第二輯，第六十九頁。